

中国西北，一个伟大的母亲，一个传奇的女人。

乔女是一个生长在鲁南鲁西的磨坊人家，年轻漂亮，她被爹以一块银元财礼作价嫁给了地主做了小老婆。可是解放，土改，磨坊人家成了寡妇，成了寡妇的乔女，迎来了一个天大的变化。她成了一个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在土改的时间跨度，解放的时期，主要描述在成分上，阶级斗争为纲的那段特殊历史，乔女如何含辛茹苦，挺过一次一次天灾人祸，斗争、欺辱，把孩子成人、成材，她所受的屈辱，善良勤劳，她坚忍执拗的生存欲望和顽强的性欲，她三段或两段或甚长的恋情，都令人唏嘘。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的女性史。



读者出版集团
DPGC, Ltd.
敦煌文艺出版社

乔女

乔女是一个生长在黄荆边穷苦人家的小姑娘。年轻漂亮的她被爹以两块银元财礼作价嫁给了地主家的小老婆。可是解放后，土改中地主被镇压，成了寡妇的乔女迎来了解放，土改中戴着她爹的三个儿子，戴着地主婆的帽子和一个儿子相依为命。小说的时间跨度从解放前一直到文革入事后期，主要描述在成分、阶级斗争为纲的那段特殊年里，乔女如何含辛茹苦，挺过一次一次大灾人祸，斗争、欺辱，把孩子拉扯成人、成材，她的艰辛屈辱、善良勤劳，她坚忍执拗的生存欲望和挣扎中的性欲，她三段或辉煌或苦涩的恋情，都令人唏嘘。这是一个女的历史，也是一段特殊年代的母性史。

王家达 著
QIAONU



读者出版集团
DRCCL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乔女/王家达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80587-930-7

I. 乔…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第135407号

书 名 乔 女

作 者 王家达 著

责任编辑 王 跃

封面设计 马吉庆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5.5 插页 4

字 数 197千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 500

书 号 ISBN 978-7-80587-930-7

定 价 25.00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旋转的瓜皮帽	(001)
第二章	尕妹妹是棵嫩白菜	(007)
第三章	她把吞下去的鸦片吐掉了	(017)
第四章	两个人倒在秋庄稼的海洋里	(027)
第五章	好一个难心的冬天	(036)
第六章	巷口儿	(043)
第七章	羊皮筏子走包头	(052)
第八章	拉酒糟的女人	(064)
第九章	尿泡风波	(074)
第十章	戈壁·女人·狼	(084)
第十一章	“大妹子，我来了！”	(094)
第十二章	“你把我弄痒了……”	(104)
第十三章	“捉奸”	(111)
第十四章	两个女人打起来	(122)
第十五章	红柿子甜还是黄柿子甜？	(129)
第十六章	老石头的女将们	(137)

第十七章	光棍夜访俏寡妇	(147)
第十八章	女人对男人说：“我给你暖脚呀!”	(154)
第十九章	地主的儿子肚儿圆	(163)
第二十章	兽夹下的呻吟	(171)
第二十一章	偷瓜贼当上了煤黑子	(180)
第二十二章	他悄然消失在冰河中	(192)
第二十三章	“你的根苗交给我了”	(205)
第二十四章	船磨的美妙乐章又响起来	(213)
第二十五章	欢乐在笑声中蒸发	(228)
尾声		(242)

第一章 旋转的瓜皮帽

灰蒙蒙的天穹下，站了一堆灰蒙蒙的人。他们来看杀人。

乔女抬起头来，木然地打量着这些围观者的表情：什么表情也没有。

初冬时节，北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在久旱的原野上掀起一阵阵干土。弥漫于大气之中的呛人的尘埃，使得满场子的男男女女和远处的山峦、近处的崖畔，以及点缀田间地头的光秃秃的树木，融成了一体，一片混沌。

“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

清脆的童音响起来，这是小学生们在唱歌。

出现了一些维持秩序的民兵。他们挎着老旧的步枪，满场子巡睃着，让挤到前面的人往后退。乔女发现了民兵排长尕虎——她家过去的雇工，看到了他眼里闪烁的光芒。她急忙低下头去。

一阵骚动。地主丁五爷被五花大绑押上来了。这个风一吹就要被刮跑的大烟鬼站立不稳，摇摇欲倒。张屠家找来一把破椅子，让他坐在上面，还在老地主的耳边轻声咕哝了一句：“放心走。”

场上安静下来。一个穿灰布制服的人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提高声音开始念。乔女的耳朵嗡嗡直响，不知念的是什么，只看见两片薄薄的嘴

唇飞快地翕动着，从里面发出她听不懂的音节。她从表情木然的人群里望过去，看到了坐在破椅子上的丁五爷。他双眼紧闭，身子前倾，干瘪的白头前后左右轻轻晃动着，像是画着一个又一个圈子。猛然一个激灵，他清醒过来了，微微睁开眼睛，用绝望的眼神看看黑压压的人群，眼皮又紧紧地合上了。干瘦的身子向下弯，再向下弯……

她恨他。这个老鬼毁了她的生活，毁了她的爱情，毁了她的一切。这些年来，她时时盼着老天爷把他召回去。但是此刻，当她碰到他的目光时，却猛地感到一阵心悸。一股复杂的感情攫住了她。

判词读完了，场子里死一般寂静。有人走过来，像提小鸡似的把丁五爷从椅子上提起来，喝令他往前走。老地主踉跄了几步。

“叭——”

一个沉闷的声音在荒坪上炸响。

几乎就在同时，一顶瓜皮帽腾空而起。山民们全都抬起头来看。那是丁五爷头上的瓜皮帽。那帽子在气浪的冲击下像一只老鹰，在低空中盘旋着，盘旋着，久久不肯落下。下来了，下来了，又被风吹起，飘向更远的地方。

“狗日的真顽固！”

民兵排长尢虎从肩上取下步枪，瞄准了瓜皮帽。

“砰——”

一枪中的，瓜皮帽像折断翅膀的乌鸦，急速跌落下来。

“砰！砰！砰！”

连续射击。每打一枪，乔女的身子就哆嗦一下，每一枪都好像打到了她的心上。

瓜皮帽被打得稀巴烂，黑色的碎片纷纷散落在人群中。

“好枪法！”有人在夸赞。

乔女寻声望去，是积极分子有福。

听到有人喝彩，尢虎的脸上闪现出得意的神色。他用发亮的眼睛寻找蜷缩在场子后面的乔女。乔女看到了他枪筒里冒着的青烟，感到一阵恶心。她想呕吐。

老地主趴在枯黄的草地上，两条腿还在一颤一颤地抽搐。当乔女深恨的人以这种方式结束了生命时，她一下子失去了意识，脑子里一片空白。她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看着黑色的血液从那个干瘪的脑袋里汩汩地流出来，渗进旁边的沙土。她下意识地望了望天。一轮月亮般无力的太阳悬挂在头顶上，惨淡的光线把大地照成白茫茫的一片。她看到了一大群土苍苍的山民，每个人的面孔都似乎变了形，变得陌生而又怪异。她的眼前尽是旋转的瓜皮帽。一只，又一只，落下，升起，升起，又落下。满天的瓜皮帽在旋转……

她突然呕吐起来，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似乎要把多少年的食物吐尽。

人群开始向外移动了。她想站起来，但怎么也站不起来。她的腿已经失去了知觉。她像一团泥似的瘫软在地上。人们纷纷离去，一群一伙，一群一伙，谁也没有发现瘫坐在沙土上的地主婆。张屠家扛着破椅子走了过来，站在乔女跟前，瓮声瓮气地说：“放心，亡人的尸骨我来收。”她机械地张了张嘴，算是回答。

人走完了。荒坪上只剩下两个人：乔女和她已死的丈夫丁五爷。筏子客羊报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走到年轻的地主婆身边，不搭话，也不看她，只是伸出粗大的右手，把乔女拉了起来，轻轻地搀扶着女人，一路默默地走回家去。

晚上，张屠家找了几个人，钉了个棺材匡匡，把丁五爷的尸首偷偷地埋进了祖坟。

第二天，乔女的爹——那个一年四季喝得醉醺醺的老船户，赶了一头毛驴，来接女儿了。

老地主已经死了，丁家大院和自己的女儿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女儿还小，还是个嫩生生的大姑娘，她的日子还长着哩。老地主死后，家里只剩了三个孽障——二姨太留下的一窝娃娃。财产已经被没收了，她现在没有任何牵挂，更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屁股一拍连土都不沾。他已经给女儿又寻下一处婆家了——典型的贫下中农。

“走，”他对女儿说，“咱们走！”

乔女无力地答应着：“嗯。”

“没啥守头了，”他说，“树挪死，人挪活，咱不能活受罪。”

“嗯。”

说话之间，老船户已把堂屋里的每个抽屉都开了一遍，甚至连柜子都打开看了看。一股深深的失望挂在了他的脸上。

“你连一点，”他问女儿，“连一点点东西都没有藏起来吗？”

“什么东西？”

“咳，瓜娃哩！”老爹皱起了眉头，“就是黑货白货嘛。”

看看女儿好像还是不明白，他说得更直接了：“银元和鸦片你总藏了一些吧？”

“没有。爹。”女儿说，目光直直地看着老爹一撇一撇的胡子。

“那就走。那还有什么话说呢？”老爹愤愤地说着，把驴牵到台阶前。“房子过几天一没收，这里就没有你的一针一线了。”他忽然看见墙上挂的一顶破草帽，急忙取下来戴在头上。

“啥啥都没有了。走！咱们走！”说着又发现了几片旱烟叶子，一把装进口袋里。

“走。”乔女说着，跨上了驴背。

“驾!”老船户狠狠地甩了一鞭子，打得毛驴直尥蹶子。乔女下意识地感到那一鞭子是在打老地主，打农会，同时也在打她哩。

就在她骑上驴背的那一刻，老地主的三个孽障不知从什么地方忽然冒了出来。他们是八岁的大贵、六岁的玉贵、四岁的三贵。三个死了娘又没了爹的地主崽子并排站到大门口。他们紧紧贴着墙根，像一堆土疙瘩似的依偎在一起，漠然地望着离去的乔女——他们从来没有叫过她妈。一年多的时间，他们还没有和她说过话呢。

乔女回头看去，三个孩子一动不动地望着她，六只小小的黑眼睛里露出失神的、无助的甚至隐含着企盼的光。但他们一直不吭声，就那样呆呆地站着。乔女偷偷地抹去了眼泪。她到丁家已经快两年了，但这些孩子和她一点感情都没有。每天只是在吃饭的时候，她才能见到他们。丁五爷整天病恹恹地躺在炕上，根本没有精力管他的这些小少爷。弟兄三个从早到晚都在外面疯野，见了她待理不理的，目光里总是隐隐地含着敌视的神情。现在，就在她即将离去的时刻，哥儿仨却无言地站到了门口，来向他们的小妈送行了。

“唉，可怜的孩子!”乔女在心里说，“这几个孽障，以后咋办呢?”

她开始有些不忍了。离宅门已经很远了，她又一次回过头去。只见三个小家伙还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木呆呆地望着她，黄尘之中，像是几个泥塑的土人儿。她甚至看到了孩子们眼眶里闪动着的泪光。她一步三回头。

“球的!”老爹有些不高兴了，“你尽看什么?有什么值得回头的?你还想叫土改工作队把你拉到台上去批斗?”

“可是那几个娃娃……”

“贱货!”老船户破口大骂了，“那几个孽障是你下的崽吗?他们和你

有什么关系?驾!”

乔女忽然起了一种本能的反感。她从驴背上跳了下来。

“你要干什么?”老爹怒视着她。

“不干什么。”乔女说着向后走了几步。

“你莫非要回丁家大院?”

“嗯。”声音虽轻，却很坚决。

“那你就等好吧!”老爹跳上驴背，一溜烟走远了。

乔女快步走到大门口。三个娃娃一起围了上来，怯生生地问道：“你不走了?”

“不走了。”她点点头。

“妈!”大贵叫了一声，跪下了。玉贵和三贵也一起跪下了。

“妈!”三个孩子大声地叫着，脸蛋上全都挂满了泪珠。

这几声清脆的“妈”像雷电一样击中了乔女，她连一点点犹豫都没有了。她决心和这几个孽障共存亡。

乔女回到屋里，忽然觉着全身散架，再也支撑不住了。她一头栽倒在炕上，整整昏睡了两天两夜。两天里，她浑身发烫，一时清醒，一时迷糊，还不时地说着胡话。一年多来的生活，像过电影似的，在她的眼前晃过来，晃过去。

第二章

尢妹妹是棵嫩白菜

出嫁之前，乔女可是庄上头一份的人才。十九岁的黄花大闺女，高挑个儿，细细的腰身，走起路来轻如云、快如风，忽然站住了，静止中略带一点轻轻的摇曳，似动非动，回过头来，妩媚一笑，眸子里飘荡着一层俏皮的、甚至轻佻的光。一些小伙子编了两句花儿来形容她：

尢妹妹好比嫩白菜，
一指头弹出个水来。

她听了暗暗发笑：一边儿去吧，这白菜你们谁也吃不上。

她是船户老爹的独生女儿，大家都叫她磨坊家的女儿。磨坊家的女儿不光有一张鲜活生动的脸蛋，由于长年沐浴着河风和阳光，她的皮肤也是庄稼人最喜欢的麦子颜色。加上长期劳动造就的结实的手脚，乔女便成了许多庄户人心中理想儿媳妇的样板。船户老爹的生意，有了这张金字招牌，变得越来越红火了。黄河上的船磨不止他们一家，唯独他家的人气最旺。原因也不仅仅是由于乔女长得心疼，大家都愿意看见她，主要还是

这位磨坊家的女儿干活认真，心眼儿好。

船磨昼夜不息地运转着，每到晚上，爹累了，睡觉去了，活就她一个人承担。磨面，筛面，全由她干。当月牙儿挂在船头上的时候，乔女把粮食倒在磨盘上，磨盘飞快地转动着，磨下一圈圈的粗粉。她坐在面柜前，一只手抓一只筛儿，两手同时摆动，匀称而又熟练地筛起面来。船舱里便响起持久的、很有节奏的哐哐哐哐声，给孤寂的黄河之夜增添了几许生气。不时地她还回过头去，将插在磨眼里的竹棍儿拨一拨，再把磨碎的粮食揽到簸箕里，倒进面柜。她筛面极认真，麸子也分成大麸、二麸。大麸可以酿醋，二麸喂猪、喂牲口。乔女忘情地筛着，最后竟陶醉在这紧张的、很有点儿诗意的工作中了。跳跃的油灯火苗下，一个苗条的剪影映在船舱的木板墙上，轻轻地摇晃着，一直到夜色将尽的时候。

天快亮时，粮食磨完了。她装好口袋，扎紧，排好顺序，放在船舱口上，以便人家来取时方便。这时候，她的头上、脸上、身上全成了白色的。床头上有个小镜儿，她拿起来照了一下，扑哧笑了。她走出船舱，来到船头上。黎明前的黄河，空气甜甜的、鲜鲜的。她深深地吸了一口，举目看时，河岸上的村庄、果树、瓜田，还都沉睡在一片潮湿的、模糊的深灰之中。浓重的雾气浸湿了她的睫毛、脸蛋和红润的嘴唇。

她感到生活真好。

但是庄上的几个馋嘴猫儿却经常骚扰她，闹得她好生烦恼。晚上当爹不在船上时，他们就坐在河岸上唱花儿挑逗她。一个唱道：

尕妹妹好比刺玫花，
大眼睛一闪了把人扎；
尕妹妹好比刺玫花，
银铃儿声音把人扎。

白天想得我掉下筏，
夜里想得我心掏下。

另一个接上唱：

哎哟我的花儿姐呀，
阿哥把你想者！
阿哥把你想者嘛，
心儿就和你在一搭！

又一个接上唱：

我想你想得你没见呢，
想者肺破心烂呢，
一身一身出汗呢，
不由人者呻唤呢。

乔女站在船头上，脆生生地回答道：

你心里有了常想着，
年哩嘛月哩地盼着！

砰的一声，乔女将船舱门重重地关上了，让馋鬼们望船兴叹去了。

馋嘴猫儿们并不甘心。有那贼大胆的，夜里竟偷偷地从水里爬上船磨，悄悄溜进乔女的卧房。乔女专门到商店里买了一把锋利的剪刀，听到

响动，立即从床上坐起来，拿起剪刀朝黑影刺去。那些坏鬼们再不痴心妄想了。

其实，在磨坊家女儿的心里，朦朦胧胧地，早就有了一个人影儿。

每年到了初冬，黄河快要结冰的时候，船磨就要歇息了。这个时候，船户老爹就要邀约本村甚至外村的人们，用一根极粗的大绳，将船拉上岸来，以免被冰桥撞坏。等第二年冰消以后，再推下水去。拉船的那一天，乔女家总要宰一只大羯羊，用羊肉泡馍或者羊肉烩菜招待乡亲们一顿。在众多的拉纤者里面，乔女注意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年轻人。拉船上岸时，那个面孔黝黑的小伙子站在最前面，把棉袄脱下来，将粗大的船绳搭在赤裸的肩膀上，极用力地拉。他弓下身子，两条腿像抵角斗架时牛的后腿一样，牢牢地插在泥泞的河滩里，黝黑的肩膀上现出被船绳勒出的紫红的印子。等到将船拉到岸边时，高大结实的年轻人已经满头满脸都是汗了。整个过程中，那小伙没有开过一次口，只是埋头用力。这给乔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吃犒劳的时候，乔女总要有意识地给他多舀几块羊肉，多舀两勺汤，青年便憨憨地一笑。吃过饭，拿了工钱，他向船户老爹打个招呼，就匆匆地离去了。而这时，别的人正要喝酒划拳、打牌赌博，闹个不亦乐乎呢。

后来她又见到了他：小伙子原是一名水性高强的筏子客！

春天一到，黄河就解冻了。随着布谷鸟的叫声，铺满了河面的厚厚的冰桥，整日发出咔吧咔吧的声音，带出一条条裂缝。随后，一个清晨，在万家农户的炊烟刚刚升起的时候，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冰桥便解体了。一块又一块晶莹透亮的碎冰，在朝霞映照下闪着五彩的光辉，急急地向前冲去。这时人们便欢呼起来：河开了！河开了！

于是便有了红红火火的赛筏会。一年一度的赛筏会是乡下人盛大的

节日。万物复苏，绿染大地，庄稼人一年的生计开始了。对于住在黄河岸边的人来说，这是比春节更加喜庆的日子。这一天，四乡八岔的庄稼汉向水车湾聚拢，人们打着太平鼓，舞着狮子，耍着竹马子，一路尘土飞扬。再看河岸边，已经一字儿排开了数百架羊皮筏子，水手们一律光头赤膊，手持筏板，穿着崭新的肚兜，雄赳赳气昂昂地立在筏子跟前，单等河神爷一送，便一决高下。一架用麦草扎成的巨大的河神爷被人点燃，推进水中，在紧张而热烈的太平鼓声中缓缓飘向远方。熊熊的火焰映红了河面。这时筏子客们便一跃入水，奋力向前。一时千筏点点，万筏争先，如飞蝶竞舞，似天马狂奔，宽阔的河面成了筏子客们随心所欲的世界。

乔女站在人堆里，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喜滋滋地望着追波逐浪的后生们。渐渐地，她的目光聚焦到一个冲在最前面的水手身上。只见水天相接的地方，那小伙驾的筏子似一片小小的树叶，在滔天浊浪中冲上去，跌下来，扎进去，又冒出来，将其他筏子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忽然，天色骤变，乌云滚滚，河面上掀起狂风巨浪，筏子被掀翻了。那小伙从容地跳进水里，踩着浪尖，一只手托着筏子，缓缓前进。到了河心，手不挨筏边，一跃而起，腾空跳上筏子。他并不用筏板，只凭着两腿的力气便稳稳地将筏子第一个驶向岸边。

河岸上立即爆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喝彩声。乔女激动得两眼放光，双颊微红。她高高地踮起脚尖儿，大胆地向着年轻的水手瞟去。尽管距离很远，看上去影影绰绰的，但她一下子就看清了：就是那个面孔黝黑、棱角分明的后生，那个给她家拉船时不惜力的家伙！

就是这么一点点印象，却在少女的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影子。那影子有时清晰，有时模糊，弄得乔女竟有点恍恍惚惚、若有所思，只是谁也没有看出来罢了。

赛筏会闹过不久，船户老爹接到了一桩大生意：为河对岸的财东丁五爷赶磨十麻袋面粉。丁五爷是荒凉渡数一数二的地主，家业兴旺。只是他的大老婆到死都没有生养过，后来娶了二姨太，给他一连生了三个顶门立户的儿子。儿子们还小，正要靠她拉养呢，她却害了痨病，一命呜呼了。丁五爷感念二姨太生子有功，决定不惜破费，把丧事办得风风光光、红红火火的，给亡人把脸做够，就准备了七天水陆道场、八十桌酒席。都说船户老大的面磨得好，就打发人把麦子送到乔女家的船上了。

父女俩忙了两天两夜，把十麻袋面磨了出来。船户老爹想让女儿见见世面，送面时把乔女也叫上了：“闺女，走，跟爹送面去。让你开开眼界，看人家有钱人过事是啥排场。”

“啥排场吗？”

“啥排场？你一见就知道了。听说光和和尚道士就请了好几十，嘿！”

“请那么多和尚道士干啥呢？”

“念经哩，超度哩，让亡人升天哩。咱这方圆几十里，死了女人还没有这么办过丧事的。人家这才算是活了个人，没有到阳世上白来一趟。”

“好嘛，我跟你去。”乔女欢欢喜喜地答应了。

乔女穿了一件水红色的袄儿，嫩绿的裤子，一双自己做的新布鞋，对着镜子梳了头，洗了脸，抹了油，扎了一条长长的辫子，又插了一朵野花，打扮得鲜鲜亮亮的，喜滋滋地跟爹去见世面了。

果然气派不凡。真正的高墙大院。一进门洞，就听到一片嘈杂喧腾之声。几顶帐篷把院子篷得严严实实，里面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都是来吊唁、帮忙的。堂屋里设了灵堂，两边摆满了纸人纸马、童男童女、明锦幡儿，墙上挂着好多挽联、挽幛。一个很大的香炉里插满了香，几个和尚坐在旁边敲着木鱼念经。灵堂前香烟袅袅，钟磬声声。不断有人进来上香、烧纸、磕头。有些女人还趴在那里干哭几声，然后被别人搀起，擦着眼睛